



刘寨村的“渔光曲”。安义斌 摄

楔子

故事要从公元前 21 世纪讲起。

夏王启大儿子太康，选了豫州东部平原一处肥沃土地筑城定居。从此，这里有了名字——太康。公元 587 年，隋文帝改阳夏县为太康县，沿用至今。

有着 2200 多年建县史的太康，具有最适宜人类居住的平原地貌，却承担着粮食与人口增长不平衡的压力，一度被国家划入大别山片区扶贫开发重点县。

时光流转。公元 21 世纪的第二个十年，历经一代代艰苦卓绝的奋战，太康县不仅甩掉了贫穷的帽子，其中一个小村庄正在将《诗经》中吟诵的“迄可小康”变为现实。

这个村叫刘寨村。这里的人们，是这段历史的主角。

老支书下了一步先手棋

2020 年 4 月 13 日，70 岁的闫天晴午饭时喝了点酒，背着手在村里转悠。村口一户人家刚办完婚礼，地上散落着破碎的气球和彩带，面色黝黑、身体硬朗的老闫顺手抄起一把扫帚，打扫起来。

“噫，老支书，这活咋能让你干。”刘寨村村主任李永进的电动车一个急刹，后轮差点打滑。

“你着急忙慌跑啥呢？”

“明天县里来调研，我看还有啥没安排好的。”

“我看着都挺好，咋看咋好，越看越好。”

急促的喇叭声吸引了他们的目光。村里的柏油马路上，洒水车 and 一辆私家车相向而行，一辆观光电瓶车又停在了私家车后面，一时难以错开。

闫天晴说：“老李，我今天咋突然觉得路没以前宽了？”

李永进笑着说：“老支书，家家户户都有车了，路能不窄？知足吧，以前咱们村啥样，你会不记得？”

闫天晴头一扬：“咋会不记得！”

那种日子，整个刘寨村都刻骨铭心。太康县老庄镇刘寨村位于 106 国道西侧，由刘寨、陈寨、闫寨、李寨、前湾、后湾 6 个自然村组成，670 户 2738 人。村子不小人不少，地上地下都没资源，村民就靠土里刨食，忙活一年，最多吃饱。谁家盖个土坯房都算大喜事，大部分人还住在草房里。

村里没有一条像样的路，老百姓亲切地把它唤作“水泥路”，一下雨，水和土亲热地搅和在一起，如胶似漆，能把胶鞋都粘掉。“出门靠腿颠，收成要看天，晴天一身土、雨天一身泥”是村子的真实写照，“从来不敢想小康，吃顿白饭都很香”则是村民的内心独白。

1974 年，24 岁的闫天晴当上了村支书。看着手上这副全县农业最落后、生活最困难的牌，闫天晴立下雄心壮志：必须带领刘寨村脱贫！

那些年里，闫天晴靠着一辆自行车奔波在县、乡、村的道路上，跑政策、找资金、要帮扶，费劲不小，就是甩不掉贫困二字。

1999 年，两件事深深刺激了闫天晴：一是村里年轻人娶亲，花轿抬到村口就放下了，下过雨的路烂得没法走。新娘子踩着泥巴走进男方家门，已是灰头土脸，婚事办得很不愉快。

二是村里好不容易找来几辆收割机，“麦客”一看村里的路，大坑连小坑，心疼自己新买的收割机，直接掉头走了。

闫天晴再也坐不住了，立即召集村两委开会，议题就一个：修路！

第一次表决没过半数。有人说，修路就要动宅基地，这是要碰雷啊。

土生土长的闫天晴咋会不知道，在农村动宅基地简直是“天下第一难”。但他认为，宅基地越早规划，越能为刘寨村整体发展打下良好基础，村民们的长远利益越能得到保护。

“共产党是干啥的？刮风是群众的挡风墙，下雨是群众的一把伞，就是替群众办难事的。咱们要是破破烂烂进入 21 世纪，乡亲们会戳咱们脊梁骨。再难，咱们也得碰这个雷！”

第二次表决，全票通过。

重新规划宅基地的消息瞬间在村里传开，村民们把村委会堵了。

闫天晴对大伙说，“饭要一口一口地吃，都急啥？改天开群众代表大会。干活去吧，地里庄稼不管了。”

谁能想到，100 多人参加的群众代表大会，一开就开了 50 多次。

虽然过程吵吵闹闹，但最终还是讨论出了宅基地为 16.7 米见方、主干道宽 10 米、胡同宽 5 米、“左右平移、前后调动”搬迁原则、四世同堂适当多给、单传四辈适当补贴等近百条实施细则。

也有极个别村民冲到闫天晴家里讨说法，很多乡亲都看不过去了，纷纷说：

村支书忙了一年，不都是为了村子好？你们咋这么没良心？

闫天晴很感慨：“村看村，户看户，群众看干部。如果党员干部不为百姓办事，百姓咋会替咱说话？”

2000 年春节刚过，《刘寨村宅基地规划实施细则》公布。闫天晴指着白纸黑字说：“这些都是大家同意过的，谁再搅缠，全村老少爷们都不答应。现在，各家拆各家房去！”

李永进回忆说，乡亲们都是流着泪砸自家房子的。“闫支书带头拆，我们也不能落后。我三弟的房子盖得太结实，用锤砸不动，抹着泪找了施工队，用机器给房子推了。”

300 多间房子，10 天全部拆完。紧接着，按照县里规划出的图纸，挖掘机、压路机等大型机械进村了……

2009 年，太康县委书记王国玺到刘寨村调研。走在真正的水泥路上，王国玺充分肯定了刘寨村宅基地规划以来取得的成绩，也提醒闫天晴，虽然路通了，但“靠着墙根晒太阳，等着别人送小康”的思想依然存在，摆脱贫困的问题还没有解决。

闫天晴诚恳地说：“王书记，我们有些工作没做好。”

王国玺边走边说：“不，你们打造了一个坚强的党支部，脱贫就有了主心骨。太康是人口大县、农业大县，150 多万人中，有 15 万人是贫困人口。要知道，陕西省内陕县全县总人口才 8 万多。让这么多人脱贫，我们必须加强党的领导，必须有一支有担当、敢作为的干部队伍。”

那年，闫天晴的儿子闫继昌 34 岁，远远地望着县委书记和父亲的背影。他想不到，一项更艰巨的任务就在未来等着他。

脱贫攻坚战打响了

2012 年，党的十八大召开，中国进入了新时代。

时任老庄镇党委委员、副镇长的安义斌，也在这年迎来了人生拐点。按照“包村到人”的要求，他走进了刘寨村。

安义斌身形消瘦，颇具文人气质，酷爱读书和写字。扎根基层 30 年，凭着较强的工作和组织能力，一步步走上了领导岗位。谈起刘寨村的变迁，他多次感谢市、县、镇主要领导的支持，“没有上级党委、政府的英明决策，就没有刘寨人的今天”。

那时的刘寨村已有较大改善，道路笔直，村居整洁，绿树成荫，村民们有的安心务农，有的外出务工，日子倒也安稳。

“经济如何发展、乡村如何振兴、产业何处寻找、队伍如何建设……”这些问题不解决，摆脱贫困就是纸上谈兵。”安义斌在日记里写道。

村支书闫天晴同样在思考这些问题。二人促膝长谈，决定按照“脱贫整体推进村”的要求，利用好市、县、乡各种支持帮扶政策，对刘寨村进行现代化规划，为脱贫致富奠定长久基础。

很快，征得镇党委、镇政府主要领导的支持后，“五大改造工程”浮出水面，其中几项对现在很多村庄来说，也是超前的：

- 一是村里所有管网走地下；
- 二是成为全县第一个户户通天然气的行政村；
- 三是建一个村级污水处理厂；
- 四是盖公厕；
- 五是 WiFi 全覆盖。

公告贴出后，村民们出人意料地沉默。安义斌后来才知道，太多新名词已超出村民们的认知范围，他们不懂村两委想干啥。有村民们开始议论，“上头派的干部不正混啊”“庙小妖风大，我看他们弄不成”……

意见难统一，村两委宣布：开会！

有的村干部不耐烦了：“遇事都讨论，每次都公开，太繁琐，而且白天黑夜连轴转，工作量大太。”

安义斌在一次村支部会议上说，邓州有个“四议两公开”工作法，2010 年被写入中央一号文件。“做群众工作难，公平、公正、公开就不难。只有让利于民、阳光操办，群众才相信咱们。这一点，刘寨村的好传统不能丢。”

人心通，事事通。道路、绿化、水、电、气、网、文化广场等基础设施在村民们眼皮子底下日渐成形。村容村居环境提升了，大用集团、周口越秀集团前来投资，养殖基地、扶贫车间陆续建成投产，200 多名贫困村民在家门口有了活干。

一顺百顺，刘寨村又对接“美丽乡村”建设项目，获得财政资金支持 1380 万元，腰杆一下子“硬”了。

2014 年，经过上级部门核准，刘寨村整村脱贫！

变化来得如此快！2015 年 11 月 27 日至 28 日，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，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，指出“我

们必须动员全党全国全社会力量，向贫困发起总攻，确保到 2020 年所有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一道迈入全面小康社会”。

脱贫攻坚战正式打响了！

紧跟省、市相关部署，2016 年，太康县委、县政府迅速吹响脱贫攻坚集结号，将全县划分为东南、西北、东北、西南“四个战区”，分别成立战区党委，并在乡镇增设党委专职扶贫副书记，打好“四场硬仗”、开展“六大行动”、实施“四项工程”，举全县之力、集各方之智，动真碰硬，做到真扶贫、扶真贫、真脱贫。

“这次攻坚战最大的不同，就是中央提出由‘大水漫灌’向‘精准滴灌’转变。刘寨村虽然整体脱贫，但建档立卡贫困户还有 25 户，需要我们做到精准扶贫、不落一户。”安义斌第一时间向村两委传达了县脱贫攻坚推进会精神。

从那时起，县委常委、统战部部长李明朗等人就干脆住在了村部，与闫天晴、安义斌等人一起“盘大伙”，几乎一个月没回过县城的家。他们与工作人员一家一户走访，建档立卡、填表记录，每天都忙到深夜。

日子久了，贫困户刘培心、李运良两人掌握了新技术：能从腰里挂的钥匙声和手机铃声，判断出来的是哪位干部。

每当有工作人员发牢骚，老庄镇党委书记寇永立就安慰他们，“讲精准就会具体，一具体就细致，一细致工作量就大了。不过你想想，能参与‘国字一号’工程，咱这辈子能有几次？”

对于精准扶贫，69 岁的查爱荣感受最深。她家原本不穷，但丈夫的突然去世让这个家的天塌了。村干部详细了解她的情况，及时进行心理疏导，安排她到大用集团养鸡场打零工，每月工资 500 元，每年还付给她占地租赁费 2000 元和村里产业基地扶贫项目分红 1200 元，日子逐渐好了起来。

2017 年夏天，周口市委书记刘继标到刘寨村暗访，走进了查爱荣家。刘继标握着她的手，叮嘱她要注意身体，坚定信心。她哭着喃喃地重复：“共产党好，共产党干部好，社会主义好！”

那天，刘继标对乡亲们说，传统农业区之所以贫困，有共性问题，也有个性问题。市、县、乡采取“转、扶、搬、保、救”5 种方案，就是为了开对“药方子”、拔掉“穷根子”。他还与大家相约，下个“全市扶贫日”，要跟大家谈谈产业扶贫的话题。

真是瞌睡时来个枕头，闫天晴和安义斌等人正愁找不到扶贫产业项目呢！

南湖上唱响“渔光曲”

这个项目就是“渔光互补”。

都说刘寨运气好，臭水坑也能变聚宝盆。这话在县扶贫办主任祝俊伟看来，那是因为刘寨吃定了“改革饭”。

上世纪 70 年代，刘寨村为了排水，把原有的三个水坑扩大到近百亩。由于长期以来无人管理，坑塘逐渐垃圾堆积、污水沉淀。村里有诗为证——

“北地树林南地坑，家家垃圾往里扔。袋子剩饭一片白，苍蝇蚊子都招来。日晒雨淋垃圾泛，南风一吹村里臭。”

随着刘寨村整体脱贫摘帽，三个坑塘严重影响村容村貌和村民生活，成为必须解决的心病。

祝俊伟找到安义斌和闫天晴，说：“县里正在对废旧坑塘进行综合开发，探索‘塘上发电、塘下养鱼’的产业扶贫新路，我们称为‘渔光互补’。刘寨愿不愿意当试点？”

“愿意！”

“好，我去跑政策，你们先把坑塘收拾了。”很快，“渔光互补”项目落地，接下来就看刘寨村如何拿下“坑塘攻坚战”了。

还是先开会。不过这次出奇顺利，唯一产生分歧的只有一条：锄树。

坑塘边都是村民们自费种的树。几十年过去，树已成材。现在一下子全部锄完，村民们觉得受了损失。

听说诉求，闫天晴宣布散会，把党员全部留下来。他说：“同志们，先背一下入党誓词。”

背完后，大家面面相觑，不理解老支书葫芦里卖的什么药。

闫天晴接着说：“县里给了好政策，我们不能因为树的问题耽误工期。共产党员是干啥的？就是自己吃亏让百姓幸福的。我建议，共产党员带头锄树，同意的举手。”

一只只手臂陆续举了起来，只有闫振永犹犹豫豫没举手。闫天晴说：“先通过，振永会后找我。”

会后，闫振永凑过来求：“支书，不是我不讲政治。你看，当年选宅基时，我是共产党员，挑了紧挨坑塘的宅基地，这么多年没一句怨言。这次锄树，能不能给些补偿。”

闫天晴语重心长地说：“老兄弟，咱们党员绝对不能搞特殊啊。你放心，不出

两年，你那里就是整个村的‘黄金地段’。你信不信？”闫振永半信半疑地答应了。

征得林业部门同意，村两委带头向自己当年亲手种下的树砍去。2000 棵树 3 天就从坑塘边消失了。围观群众感叹：“共产党的干部是真带头啊。”

当然，这些树被送进了扶贫车间，继续发挥余热去了。

村两委又发动群众，赶在 2017 年雨季前，将塘里积攒的垃圾清理一空。随后，施工队顺利进驻。

在抽水、打桩时，施工队发现水抽不完。原来，坑塘太深，地下水源源不断往上涌。施工队犯了难，这样下去，成本太高，不划算。

工程就这样暂停了。

李明朗心急如焚，在与工程队沟通时，罕见地拍了桌子，他说：“这是刘寨村最后脱贫的希望，怎么能说停就停？抽不完，我们发动群众帮你们抽！”

摆脱贫困的心，激发出不可想象的动力。多少次，村民们冒着雨，帮施工队抽水；多少回，村民们日夜轮流守护堆在坑边的光伏太阳能电池板……那是他们脱贫致富的希望。

6 个月后，“渔光互补”项目建成，一列列整齐的太阳能电池板，像士兵一样挺立在碧波荡漾的池塘里，在阳光下闪闪发光。

闫天晴给村民们算了一笔账：单个“渔光互补”项目年均发电收入约 40 万元，扣除税金、运维费用后，发电收益约 31.9 万元，加上鱼塘承包收益 5 万元，村集体年收入增加 17 万余元，全部对接贫困户和用于公益岗工资。“大家想不吧，污水坑变成咱村的‘活期银行’了。”

随后，坑塘周围种上了月季、冬青等观赏性植物，还修了廊桥，村民们有了散步、健身的好去处。很快，三个坑塘有了新名字：南湖公园。

“南湖公园”系住了县长李锡勇的心，他三天两头去工地，只要有时间就到村里现场处理施工中存在的问题。他经常说：“住在刘寨不比城里差，我也是刘寨村的常客！”

2018 年 1 月 14 日，央视《新闻联播》以《河南特色产业增添脱贫新动能》为题，报道河南产业扶贫工作。在 1 分 41 秒的报道中，介绍太康县的内容占了 1 分多钟，开篇就是刘寨村。看着身边熟人上电视，村民们高兴坏了。

最高兴的是闫振永。他家紧挨“南湖公园”，成了名副其实的“湖景房”。他自告奋勇当起养殖技术员。每天一大早就围着“南湖”巡视，查看鱼群、补充饲料，还定期用石灰水给鱼塘消毒。他经常说：“党员就得为人民服务。”

越来越多的普通村民把“渔光互补”当成了“自家事”。2018 年夏天，刘宗彬听到外面下起暴雨，披上雨衣跑到鱼塘，想把进水口关了，防止鱼塘溢水。等他走到塘边，看见一束光在雨里晃动，原来光伏电站电工刘培永早已在检修光伏板了。

真是一幅感人的风雨图！

村民思想境界何以发生如此大的变化？闫天晴用手往村子上空一指，一些房子的屋顶上，飘扬着鲜红的党旗。

“有党旗的房子，就是有共产党员的家庭。竖党旗不仅是亮明身份，更树起了标杆和榜样，这就是我们的‘火车头’！”老支书很自豪。

“六村共建”加速奔小康

时代前进的车轮永不停歇，“火车头”还得加油跑。

2017 年 6 月 9 日，市委书记刘继标在刘寨调研后，提出在脱贫攻坚不落一人的基础上，“刘寨村要在 2020 年成为

全市、全县脱贫致富奔小康示范村”。

顾不上吃午饭，县委书记王国玺、县长李锡勇叫着李明朗、寇永立以及村两委相关人员就在村部开会，现场成立领导小组，制订方案，挂图作战，以“六村共建”为抓手，狠抓“农业增效、农村增美、农民增收”，实施“八大规划、九大建设、十大项目”“222”工程，全方位、立体化、多层次地推进宜居、宜业、宜游的美丽乡村建设，打响了“文明村、平安村、卫生村、产业富民村、美丽宜居村、党建示范村”六村共建奔小康的新战役。

行文至此，我们不妨归纳、总结、提炼一下刘寨村奔小康的独特路径。

一是“换脑子”。

村两委接茬连陕西袁家村、西华县龙池头村、临颍南街村、信阳郝堂村、兰考张庄村等地考察。每到一处，他们就被“外面的世界”震惊一次。参观回来，闫天晴在支部会议上感慨：“需要解放思想的不只有群众，还有我们自己啊。”

“换脑子”的标志，是闫天晴换上智能手机，申请了名为“老闫头”的微信号，建了“圆梦刘寨”微信群。群里，各种学习材料、理论文章、先进经验每天被转载分享，让村干部认识了世界、开阔了眼界、提升了境界。

2018 年，刘寨村又干了一件让城里人都惊讶的事。在周口市发改委、市财政局的支持下，村两委与北京翰高集团合作，建成了一座具有明清建筑风格的农耕文化风情园——“刘寨印象”，并免费向公众开放。刘寨村历史上第一次有了旅游景点。

每到周末和假期，附近乡镇的群众都赶到“刘寨印象”游玩，10 辆观光车来回穿梭。在这里，能够找到原汁原味的农耕文化，能够体验“土得掉渣”的乡村生活。通过流转土地，村民们“租地得租金、干活得薪金、入股有股金”，仅此一项人均年增收 6000 元以上。

二是“洗脸面”。

结合自身实际和外村经验，刘寨村研究出了“五分钱工程”。

“五分钱工程”原为“一毛钱工程”。村民每人每天捐 1 毛钱，用于村内卫生保洁费用和评选卫生户奖励。第一次募捐就有 7 万多元，让村两委吓了一跳，“这有点加重农民负担”。随即调整为每人每天捐 5 分钱、一年捐 18 元。但捐款者依然踊跃。

村里又选出 20 名“胡同长”，每天督促本胡同村民自觉做到“门前三包”，确保“门前三净”，真正做到“户收集、村转运、乡处理”。随后，把美丽乡村建设与生态环境优化有机结合，布局“一湖一廊一馆一街”，开始打造“环境美、村庄美、田园美、庭院美”的田园村庄。

群众又赋诗一首：“搞好卫生并不难，人人每天五分钱。捐款买上垃圾箱，集中处理不再脏。大家捐款大家用，干净卫生防疾病。搞好卫生利大家，刘寨新村人人夸。”

三是“全兜底”。

依靠太康县建立起的“五道健康保障线”，贫困群众门诊减免、大病专项救治、慢病签约服务、慢性病卡办理、先诊疗后付费、“一站式”结算服务等政策惠及刘寨村，有效解决了因病致贫、因病返贫问题。针对村里失能、半失能五保老人，开展了集中供养、社会托养、居村联养、亲情赡养、邻里助养的“五养”模式，实现不离乡、不离土、不离家养老。

村民刘如魁和李运广享了福。两位老人都是独居五保老人，刘如魁想得开，听说村里盖了联养点，洗衣、做饭、看病都有人管，他毫不可惜自己的破房子，拿了几身衣服就住了进去。

李运广则舍不得自己的家，觉得“金

窝银窝不如自家穷窝”。村两委劝说多次，他还是不同意。刘如魁一脚踹开李运广家的破门，冲他说：“你这破屋有啥好的？走，我让你知道啥是空调。”3 天后，李运广说啥不回自己家了。

四是“树新风”。

擦亮“中国孝善文化之乡”这块招牌，村两委下了不少功夫。

先是“小蛋糕送出大和谐”。凡是子女与 80 岁以上老人合锅同住，老人过生日那天都能收到一份蛋糕。80 岁以上的由村干部送，90 岁以上的由区委书记送，100 岁以上的由乡党委书记和镇长送。老人风光、家属欢迎，有效改善了干群关系。

再是“小积分唤出大成效”。“养 1 头牛或 3 只羊积 10 分，家庭厕所改建成水冲式积 10 分，主动下载并参加‘学习强国’活动一次积 5 分……积分到年底可以去爱心超市兑换等额商品。大伙都把细则研究透了。”这些条款村民孟雪芹记得很清楚。这种“表现换积分、积分换实物”方式，激发了群众内生动力，好吃懒做、挑事搅局等陈规陋习大大减少，积极向上、勤劳苦干蔚然成风。

接着是“小媳妇幸福大家庭”。村里开展“三评十美”活动，最有意思的当属“最美媳妇”。评选结果出来后，村里给获奖者颁发两份礼物，一份给媳妇本人，另一份由村两委干部带着锣鼓队，敲敲打打送到媳妇娘家，让街坊邻居都来看看这家养出来的好闺女。仅此一招，村两委调解家庭纠纷的次数跌至冰点。

还有“小山果助力大教育”。“山果扶贫助学基金会”动员社会各界爱心人士、外出乡贤奉献爱心，救助贫困学生，资助优秀教师，第一年就收到捐款 30 多万元。如今又有了“小山果”计划，那些曾经受过资助的孩子们约定，大学毕业后用工资继续资助其他困难学生，把尊师重教的风尚传递下去。“年轻人有希望，刘寨村更有希望。”闫天晴说。

刘寨村在变，一些人的命运也在变：

2018 年 4 月，干了 44 年村支书的闫天晴终于卸任。经过民主选举，他的儿子闫继昌接棒。老支书对新支书说了三句话：“要跟中央保持一致，领导班子要团结一致，给群众办实事。”

2019 年 4 月，安义斌被破格提拔为太康县文联主席。他去找县委书记王国玺报到的时候，王书记给他说了三句话：“想到没？”“你应该能想到。”“好好干！”后来，安义斌了解到，2017 年到 2019 年，太康县提拔重用的 42 名科级干部全部来自脱贫攻坚一线。

陈朝阳、毛华等一批新干部进驻刘寨村，带领刘寨村从“一处美”向“一片美”、从“庭院美”向“村庄美”、从“环境美”向“生活美”转变，为达成小康示范村的目标努力着。

尾声

2019 年 5 月 8 日，经省政府常务会议研究，批准 33 个贫困县脱贫摘帽。太康县位居其中。随后，太康县发起“四个清零”百日总攻行动，向决战脱贫攻坚发起最强冲锋。

今年 4 月，县里调研组走进刘寨，检查“四个清零”和“六村共建”。闫天晴、安义斌、闫继昌等乡亲、老友再次聚首。

看着道路笔直、白墙红瓦、鱼鸭戏水、花团锦簇的村庄，回忆起在这里奋战的情景，老友们嘴角挂着微笑，与背后“幸福刘寨笑脸墙”上一幅幅笑脸照片融为一体。

笑靥如花，春意盎然。

中原大地，何处不如此？

（原载 2020 年 7 月 3 日《河南日报》）



刘寨村文化广场活动丰富多彩。马卫卫 摄